

2025 AMEE



這次的 AMEE，不僅是以學生的身分進入研討會，探索醫學教育中更多元的學習模式；更是以輔大一校四院團隊攝影師的角色，努力捕捉每個動人的瞬間。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身分，帶給我全然不同的體驗，也正因如此，讓我對 AMEE 有了更深刻的體悟。



Speaker Preview



身為學生，開幕式當天Professor Evelyn Finnema的演講，帶給我對教育嶄新的視角。那些看似童話、淺顯易懂的文字句與繪圖，卻蘊含著許多深奧的道理，愛麗絲夢遊仙境裡便有提到：「That depends greatly on where you want to go.」我們的未來、選擇，都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再套用哈利波特裡的台詞：「We've all got both light and dark inside us. What matters is the part we choose to act on. That's who we really are.」唯有真正了解自己的內心，才能找到屬於自己的那片天；醫學教育、學習亦然，唯有貫徹所有的知識，才能以如此簡單的文句將知識授予他人。



PROF. EVELYN FINNEMA

- UMCG Wenckebach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WIOO)
- Professor of Nursing Science and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Groningen /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 Chief Nursing Officer at the Ministry of VWS



AMEE opening show - Flamenco

— 開幕演講精要與心得 —

演講者：Prof. Evelyn Finnema

這次 AMEE，為我推開一扇新的窗，使我看見醫學教育不僅是技術與知識的傳承，而是一場航向未知的旅程—通往廣闊視野與心智重塑。演講者反覆強調「廣闊視野」的重要，當代醫學立於交叉口：一端連結傳統與專業，一端則面對瞬息的社會與科技。唯有以寬廣之眼，醫師才能在時代的風口中立足。教育不應是靜態的灌輸，而是動態的辯證：在社會變遷、環境危機與科技浪潮中，不斷調整，尋找新的定位。

醫學並非獨立，與社會、環境同呼吸。氣候變遷、人口流轉、資源失衡，這些宏觀的裂痕，最終都在病人身上留下痕跡。疾病不只是個體的困境，而是地球與社會失衡的投影。若醫學教育忽略這些脈絡，醫師便只能治療，而無法回應時代。真正的使命，是在變動中辨識新的病灶，並學會如何與之對話。同時，人工智慧的洪流正洶湧而來，既是契機，也是誘惑。若只停留在操作技巧，便可能在光芒中失去批判與清醒。演講提醒我們，關鍵在於分辨：何時依賴，何時質疑；何時擁抱，何時警醒。技術應是輔助，而非主宰，醫師須在演算法與數據背後，守住的人性，方能在數位浪潮中維繫專業的尊嚴。

這些思索最終引向一個更深層的問題：醫師的身份究竟是什麼？在跨領域合作日益頻繁的世界，醫師已不再獨立，而是共同體的一員，在流動中被形塑、也能塑造他者。醫學教育便應該協助學生在流轉裡找到自我：深耕專業，如同 V 型根系的扎根；再向外延展，成為既穩固又開放的專業者。正如演講中所強調的「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醫學教育的核心不僅是專業傳承，更是與學生、病人共創知識的過程。教育不是答案，而是邀請；不是終點，而是一卷未盡的手稿。或許正如 Prof. Evelyn Finnema 所言：夢想並非瞬間完成，而是在漫長探索中，緩緩顯影。



AMEE CEO
Anne Lloyd



AMEE President
Ayelet Kuper

AMEE Taiwan Night，匯聚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醫學教育專家與貴賓，共同感受台灣醫學教育的熱情與創新。當晚，台灣駐西班牙代表處副代表－張自信、輔仁大學校長－藍易振、張上淳醫師以及 AMEE 大會等貴賓相繼致詞，為晚宴揭開序幕。

主持人－輔大醫教中心主任闕可欣及國泰醫院急診科鍾睿元醫師，以溫潤而堅定的聲音揭開序幕，讓人感受到台灣醫師在國際舞台上激盪的脈動。藍校長與張上淳副校長的致詞則如穩健的基石，不僅肯定過往努力，也寄望未來能在全球的洪流中，繼續回應時代。當 AMEE CEO－Anee Lloyd、AMEE President－Ayelet Kuper 現身發言，掌聲與目光齊聚，象徵著這場盛會不只是相逢，更是台灣醫學教育邁向世界的重要刻痕。

而後，由醫學院的學生們以舞姿劃破莊重的氛圍，青春的能量在燈影下綻放，瞬間點燃了四百人的熱情，大家一同在會場中共舞。笑聲與掌聲層層疊起，像潮水般將人心推向彼此，將嚴謹的學術與生命的律動融合為一體。更令人動容的是，輔大在歐洲的校友會長們也一同見證，讓這場東西方醫學教育的聚會不僅是一個夜晚的盛典，更像是一條無形的橋樑，連結了世代、地域與理想。此刻，醫學教育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種被人群、文化與希望共同托舉的力量。



輔仁大學校長
藍易振



張上淳 醫師



台灣駐西班牙代表處
副代表－張自信





身為攝影師，開幕式及 AMEE Taiwan Night，不再僅是會場與晚宴，而是一軸緩慢展開的卷軸，一場徐徐展開的幻境。燈光如同流動的聖火，自高處傾瀉，將會場染上紅與金的色澤；舞蹈與音樂如同一種超越文字的語言；舞者的身影在燈光中劃出弧線，猶如光透過玻璃折射出獨一無二的軌跡；音樂的顫動與掌聲的波紋，化為色彩的脈動，流淌進我的鏡頭。人群如潮，卻在觀景窗裡靜默；歐洲與台灣的醫學界翹楚並肩而立，眼神交錯的瞬間宛如星辰的相會，帶著無形的張力，將昏暗的會場化作一條銀河。





當外國學者與台灣學者並肩而坐時，那不僅是一個合影，而是一頁歷史的撰寫。快門聲響起的瞬間『喀擦』，將交流的低語化作無形的回聲，回蕩於光影的縫隙裡。攝影不僅僅是「捕捉」，而是「見證」－見證被雕塑成永恆的瞬間。

時間被切割成碎片，每一片都映照出一個更深的寓言：知識不是孤立的火種，而是被傳遞、被映照、被凝視的光；文化是這道光下的影子，在交流中默默滋長，如同樹根盤根錯節，彼此支撐，形成無聲的交融。正是這道光，將全世界的教育家凝聚成帶給別人希望與溫暖的光環。而光穿過鏡頭，不只帶來影像，更是一種詮釋：教育不僅限於學校，也在國際交流的凝視、文化的流動裡成為永恆。攝影亦然，它不是單純的紀錄，而是一種轉瞬為永恆的方式。



RECINTE MODERNISTA DE SANT PAU

聖十字聖保羅醫院

走進聖十字聖保羅醫院 Recinte Modernista de Sant Pau，我幾乎忘了自己置身於一座醫院。這裡不像是疾病被冰冷收容的場所，更像是一座為病人量身而建的花園聖殿和可以療養身心靈的場所。Lluís Domènech i Montaner 在二十世紀初的設計裡，早已將「療癒」理解為超越藥物與技術的存在－紅磚的溫度、拱頂的曲線、彩磚的細膩、庭院裡流動的空氣，這些都在提醒人：生病並不是與世界隔絕，而是需要更深刻的連結。

走入這座古老的醫院，在紅磚與藍瓷的肌理中緩緩呼吸，穹頂覆下的天空碎片，將病痛與希望一同封印，映照著無聲的祈禱；迴廊彎曲，像流動於半夢半醒之間的血管，引導觀光客穿越病人的痛苦與幻象。這裡的光並非用於照亮，而是將空間染成迷離的色塊，宛如幻燈投影般，使現實與幻覺重疊；雕飾的聖像低垂凝視，彷彿知曉身軀的衰敗。

古時留下的醫療器械，更加重了這間醫院承載的病痛，卻又在靜默中暗示醫生施展的不是技藝，更是和死神的對峙。行走於其中，恍若步入一座無聲的迷宮，不是為了逃離，而是為了在病苦與永恆之間。

我想像著，若我是一位病人，靜臥在病床上，抬眼望去，不是單調的白牆與機器，而是透過彩繪玻璃灑落的光影；耳邊不僅是冰冷的警示聲，更有風穿過庭園樹梢的低語。在這裡，療癒不再只是藥物的劑量與數值的修正，而是一種完整的人之經驗：被光托住，被自然環抱，被尊嚴守護。

若有一天能在這樣的醫院工作，我相信醫師的角色會被重新定義。不是僅僅站在技術與效率的前線，而是作為守護者，確保病人即使在脆弱中，也能與美好相遇。Sant Pau 讓我看見，醫療空間也可以是一首詩，而不是只有機器與檢查數字的空間，可以是一段關於生命如何在病痛裡依然綻放的緩歌。

